

用心灵点亮一方舞台

——谈京剧儿童剧《藏羚羊》

吴新斌

好的儿童剧作品不仅仅充满儿童情趣和戏剧性，还应该具有深入浅出的文学性、思想性，具有至善至美的力量，甚至具有诗的意境、品位。它应该具有独特的发现和恰当的表现。它不是“编”出来的，而是“写”出来的。它是剧作家情感的自然流泻，是创作者心灵与现实对话过程中产生的审美层面的提炼与跨越。这是观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资助剧目——京剧儿童剧《藏羚羊》给我带来的一些启示。

此剧作者在人与具有灵性的动物之间，在京剧与儿童剧之间发现了创作所要求的新意。剧本本身写小孩与小藏羚羊之间的故事，小朋友天生爱小动物、小精灵，这故事又发生在绮丽风光、变幻莫测的青海高原，这样的儿童剧让小观众感到格外新鲜和亲切。更主要的是，剧作者处理题材的能力和二度创作所体现出的综合水准，给了观众应有的审美期待和审美联想。此剧具有鲜明的高原民族地域特色和浓郁的京腔京韵，做到了京剧传统艺术样式与现代儿童剧审美载体的妥善结合，艺术地、形式化地表现了美丽的主题。其中，心灵之美是最重要的美感所在。

故事从藏族赛珍小妹妹偶然间救治了两只受伤的小藏羚羊写起，之后意外重重，险象环生。剧情环环相扣，妙趣横生，清新中带有几分曲折，晓畅中不乏几分跌宕，引人入胜。就在赛珍小妹妹在和

另一个藏族小男孩才让送小羊返乡之时，突然遭到了盗猎者的袭击。在这里，一个是“救”，一个是“猎”。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。救羊者出于菩萨心肠，出于爱护小动物，出于幼小心灵的善良和纯洁，而盗猎者则出于眼前利益，出于猎杀，出于猎人本性。这两组“出于”的不同，亮出了一对矛盾的同时，也合理地、顺畅地推进剧情——为了保护藏羚羊，三个小伙伴与盗猎者勇敢搏斗，盗猎者无情的枪声引起了雪崩，雪崩又引来雪狼，雪狼要吃人和羊，才让为救众人及藏羚羊而英勇献身，而藏羚羊为救姐妹舍身跳崖，搭起“生命之桥”，赛珍姐妹、才让的善良义举和美好心灵深深感化了盗猎者吴楚，人性终于在他身上渐渐复苏。

作为传统艺术的京剧，它拥有各种高难度的戏曲表演技艺和十分规范的行当程式套路，但当它遇到儿童剧、遇到类似《藏羚羊》所涉及的“人与动物”这样题材的时候，当它要与现代剧场相遇的时候，势必面对新的难题——传统京剧与时代的碰撞，传统艺术与儿童剧特殊样式的碰撞所带来的难题。然而，我们可以从这部承载着沉重命题而依然活泼生动的儿童剧之中，感受到二度创作者们的丰沛的激情、丰富的想象以及非同寻常的艺术创造力。

此剧的演员塑造了鲜活生动、真实可信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。他们承继了

戏曲的行当、程式思维，在共性中讲求个性，在类型化中追求个性。他们的表演善于体验人物心理变化和情感状态，在心领神会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京剧表现程式，证明了中国京剧乃至中国戏曲本质上是“开放性”的艺术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“僵化”的艺术。此剧把传统京剧和现代歌舞剧、音乐剧、儿童剧的舞台表现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创造富有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现代少儿京剧，使古老的“国粹”焕发青春活力而走进现代青少年观众的心灵深处。

此剧舞台设计灵动、简洁、大气、唯美，景物造型极具装饰性。人物造型色彩明快、大方可爱，其类型化又性格化的做法，体现了设计者站在传统的基石上勇于再创造、再出新的精神。好的舞美设计，应该用心灵感受心灵，与剧作同步深入到

戏剧的内核和主人公的心灵情感世界，去为戏剧性和人物塑造效力。此剧舞美没有停留在写实化的环境描绘，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画面的组织，而是从剧作出发，从京剧儿童剧本身形式载体出发，还唱、做、念、打、舞的表演一个自由开阔的舞台，能动态地、积极地参与表演，并在戏剧动作的进行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意境来。整体上，此剧舞美创造出一种烘托剧情、外化心理情感、引发无穷想象的诗化意象空间。这种空间因其深入到剧作内核和导演的艺术创造整体思想追求之中，使得舞美可以有机融入可供观众想象的空间平台而神奇地存在着，让小观众们沉浸娱乐的同时，随着剧情的延伸而不知不觉置身其中，体会到剧场艺术那份无以替代的现场交流互动的无穷快乐。



京剧《藏羚羊》演出单位：
青海省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戏剧团、浙江省京剧团

剧情简介

藏羚羊是栖息在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地区的美丽生灵，她体格健壮，性情温顺；飞奔时四蹄腾空，闲步时轻盈俊秀，素有“高原精灵”之美誉。然而，藏羚羊绒的珍贵却为美丽的精灵招来了杀身之祸……《藏羚羊》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了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藏族姐妹珍和赛吾吉吾毛救治了两只受伤的小藏羚羊阿姆和冬格尔，在和另一个藏族男孩才让送小羊返乡之时，遭到了盗猎者的袭击。为了保护藏羚羊，三个小伙伴与盗猎者勇敢搏斗。而枪声引起了雪崩，后又遭遇雪狼……才让为救众人 and 藏羚羊英勇献身，而藏羚羊为救姐妹舍身跳崖，搭起“生命之桥”……赛珍姐妹和才让的善良义举和美好心灵深深感化了盗猎者吴楚，人性在他身上渐渐复苏……